四庫全書

史部

東林列傳卷九

江陰　陳鼎　撰

明

李邦華傳

李邦華字孟闇一字懋明江西吉水人少讀史至諸葛亮顏真卿文天祥諸傳慨然流涕同邑鄒元標一見奇之邦華遂從講學萬歴三十一年同父廷諫舉於鄉明

年成進士知涇縣事實行常平社倉保甲諸法擢山東道御史首論用人非祖制條上十議時衆正淪替吕坤鄒元標顧憲成皆被逐而王紹徽徐兆魁等猶目側東林諸賢為朋黨邦華發憤抗疏分别邪正引蔓扺根先後羅列明如指掌福王之國需贍田滿四萬頃邦華曰如此則之國無日矣疏言時勢所不能祖制所不可而皇貴妃顧戀母子鄭國泰竊弄威福臣不能為解也且引舊輔王家屏嘗沮三王並封之議封還詔旨令首輔

葉向高何無片言執奏語皆憩激福王卒就國他日向
高早朝遇之舉炬熟視曰今日始識李御史不敢忘君
讜論出按浙江矢志澄清謂廵方在安民安民在去貪
吏故事按臣供億取給贖鍰不足則預征之州縣邦華
曰獄未成而坐贓非所以訓廉也悉蠲罷之即所薦舉
無敢餽謝者會大旱請賑未報可先出官錢市米活民
無算中官織造為杭病數請停遣以有司領其事卒坐
剛直忤時以例遷山東副使不赴天啟初起兵備副使

分守易州明年陞先禄寺少卿旋用邊才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妖賊圍景州急邦華方到官猝用竒兵斬俘四千人全景武諸州縣進俸一級時遼事戒嚴行間言東征輒心悸邦華樹幟選鋭卒出關令曰願者立幟下否則聽去初僅有赴者久之軍中相語有不立幟下者不得為李公帳下兒乃爭立幟下邦華復請募兵治戰守具置營房軍市使兵不離伍訓練以時一年而津兵可用累賜蟒服金幣後先加俸三級名為兵部右

侍郎會楊漣疏斥魏忠賢二十四罪忠賢及魏廣微等銜東林諸臣大興黨獄斥清流殆盡而邦華一人僅存樞輔孫承宗督師行邊請入見言事廣微遽指為邦華所名將不利於君側忠賢大恐矯旨趣還鎮明日御史李蕃并劾邦華於是邦華亟請歸養去旋削籍崇禎改元殛閹黨詔起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尋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尚書京營自于謙後法盡壞老弱與空籍半之而董戎政者率勲臣子弟與中官相倚三備

兵營冒占尤多皆莫敢問邦華汰虛核實省太倉二十四萬石又補實軍四千餘人馬四百匹營務稍振而勲戚中貴銜之者衆亡何遵化失守邦華厲兵樹壘請列營近郊為犄角而羣言交沮反坐以廢弛軍政罷去出都時勛貴又使所汰軍譁掠於途營務由此復壞越二載帝御經筵言及李邦華辦許多實事乃被人言歎息久之十二年特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建議守江東不如守江北守下流不如守上流宜於滁和全椒間

駐兵屯田以固門戶池陽間遣大臣開府采石置哨太平水陸兼制以固咽喉又請徐州設總督宿重兵通南北為神京應援不果行而治兵簡將營伍一新以父憂歸十五年服除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具疏力辭又改北左都御史掌院事邦華之憂歸也自謂忠勤結主知而數為小人中撓不復希柄用既聞畿輔事急辭家墓與家人訣曰此非臣子高臥時也行抵湖口始聞後命而國事不可為矣大帥左良玉潰兵東下刦掠橫甚

留都文武無人色邦華停舟檄告良玉曰頃者義旅雲集討逆勤王麾下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疾同讐而所過殺掠江流中梗負君恩而受惡名為千古戮笑智者所不出也其即日嚴戢部曲捩舵回船勿過皖江一步以實流言某當為麾下濟此饑軍否則義旗回指不得以玉帛相見矣良玉捧檄心折於是邦華飛騎告安慶巡撫發庫銀十五萬餉軍衆乃大定翌日邦華親詣其營宣諭諸將士良玉乃申軍令斬淫殺者四人以殉還

所掠漕鹽艘五百男婦四千餘人勒兵還鎮邦華力也
既入朝跪奏良久帝為嘉歎數目之邦華勵精執法與
御史更定憲規摘斥貪墨四人為安攘計甲申三月賊
破固關帝集羣臣問大計泣數行下邦華密請帝居守
以東宮撫軍南京略曰向者志在滅賊今且求自守不
可得矣兵餉匱於內偵探絶於外皇上為中國臣民社
稷主則當為中國臣民死守勿去請急下罪已詔激發
忠義名天下大臣宿將飛馳入援內帑所積盡發餉士

天心悔禍人心扳起逆賊之首未必不可槀街致也所慮東南渙散收拾無人萬一腹心禍起孝陵不免震驚考先朝成祖北征仁宗以東宮監國南都中外宴然臣見皇太子英武端凝宜急倣仁廟故事撫軍南京簡親王大臣忠智威望者數人專敕輔弼軍國大事便宜施行迫不可緩也疏入三日不報又請定永二王速分封東南鼎建藩服語皆憤切流涕帝袖之遶殿行且讀且歎密語閣臣陳演曰憲臣言是已而外廷誤傳南遷科

臣光時亨諫止帝恚演語洩遂并寢其議當是時賊逼門庭道路梗塞監國分封不早為之圖而議行於危亡之頃又無强將重兵為之擁衛事無及矣邦華又言賊偵諜滿京師多倚勛戚中官家為窟穴乞嚴勑勛貴覺察內外周防而中官守城千古覆轍不可不切慮也竊觀在朝諸臣真正邊才實難其選如袁繼咸張國維路振飛差有方略堪禦賊史可法饒忠膽南方當耑委之疏上又不報三月十六日率諸御史登城城守中官拒以矢石痛哭而返明

日賊破外城遂移宿文信國祠酹酒三揖曰邦華先生里人當國難無可報惟一死從先生地下耳因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是夜趨大內奏事不得入十九日城陷聞帝殉社稷朝服北面泣拜更青衣角帶曰國事至此臣雖死當素服待罪且誡家人曰未知上所在勿殮吾屍遂自經死屍坐中堂顏如生越三日梓宮出東華門始殮腰帶間有帛書贊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遭國不造空負良謨臨危授

命庶無愧吾年七十一邦華家食時嘗畫策禦九蓮山寇興復郡邑書院與賢士大夫討論聖學士多興起其出而服官霆奔嶽立終以黨人故旋起旋廢多在林泉不得竟其用奏議雜文數十卷自題曰留丹集我朝順治十二年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肅賜祭葬立祠額曰旌忠子士開邑諸生與弟士國同舟赴郡士國溺死士開仰天大呼曰弟既死吾何獨生一躍入水而逝崇禎末命建坊旌其孝友

外史氏曰悲哉先生愍皇帝之諸葛武侯也若使無小人排擠畀以大柄彼河北之賊可屈指而滅矣奈何以愍皇帝之賢竟為羣奸所蔽致先生不安其位而君臣卒與社稷俱亡甚矣小人之害國家也

凌義渠傳

凌義渠字駿甫一字茗柯浙江烏程人少負令聞與同郡温璜受知於邑令馬思理天啟五年成進士除行人崇禎三年考選授禮科給事中為人美鬚鬑鬑頎體秀

眉儼然塵外與人言吶不出口至抗論國事則又侃如也崇禎中請復首善書院并東林被斥諸賢三河知縣劉夢煒甫涖任失餉銀三千以責償急自縊死義渠上疏言比年以來兵興盜起法令滋章催科善者註上考鈎索良者為能吏遂至以金錢殞命吏恐天下妄議朝廷之意重在金而不在官亦重在獲金而不在獲盜也詞甚抗直帝特原之宜興溧陽亂民焚掠巨室義渠又言國家所與立名分紀綱耳魏羽林軍士縱火焚領軍

張彛第高歡以為天下事可知日者發奸之令方嚴告
訐之門漸啟藩國悍宗入京越奏里閭小故排闥聲冤
甚至僕豎可以侮家長下吏可以箝本官市儈可以持
紳衿盜賊可以傲失主此春秋所謂六逆者也夫天下
所以治者恃此上下之分苟防維決裂無復界限即
九重之上安所藉以提挈萬靈役使羣動也哉歷禮科
右戸科左給事中主山東鄉試擢兵科都給事中羲渠
在省垣殫思竭慮諸凡寇敵情形撫鎮功罪東島叛局

西陲釁端目灼心衡口營手畫先後所上疏洞中窾會
而言流賊及島事者人尤稱之其言流賊也謂滅賊之
明旨屢更而逆燄燎原如故率土之搜求既罄而師徒
不競如故就外之布置言之有能灼知賊情據實入告
不事虛飾者乎有能慷慨枕戈滅此朝食誓不共戴者
乎就内之調度言之有能祛拘牽之文法舉事權而聽
閫外之操縱置小小利鈍不問者乎有能排羣策而持
一斷實使閫外知所禀承不為游移者乎以爭在呼吸

之軍機而既俟成命又俟部覆又俟部咨費時曠日比馳至行間而面目全非先著已不在手矣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歆以爵賞懼以顯戮者無虛日繁多易褻積久生玩恐溫文自此不靈嚴檄亦因之不震矣其言島事也謂東島孤懸海外十數年來保聚日衆轉餉甚艱向來一切仰給於鮮令鮮路阻絶何所得食不但外侮宜防亦且内潰堪慮居無何島衆果潰挾帥求撫義渠又言兵丁譟變屢聞主帥廢置任意將踵唐藩鎮故事

請陽撫而陰用勦募死士以縛兇渠用反間以離叛黨同惡必至相戕及新督奉旨出海則云殲渠散黨宜速不宜遲速則可以圖功遲則更釀他釁其後皆驗時溫體仁當國與義渠同里介然獨立不為附和以例出為福建右叅政陞湖廣按察使蘇松兵備山東右布政使南京光禄寺卿署應天府尹事十六年陞大理寺卿明年三月乙巳寇犯都城丁未有旨召對趨赴長安門旦不啟扉俄傳城陷義渠還寓門人李評事以恩皇帝凶

問告義渠矍立負牆哀號動地以首觸柱血流被面李

牽衣止之喻以留此身以有待義渠厲聲曰吾與爾道

義交當共相勗勉何為姑息哉揮出之據几端坐鬚髯

怒張取生平所愛書籍焚之曰無汚賊手次日具緋衣

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與父點畫端凝不苟闔户自

經死年五十二義渠天性清約讀書論文外泊然無營

任兵垣日九邊大帥餽遺概不受或委曲旁致拒益峻

初為給事當辛未試士上書願以不變塞之學為諸士

告以謹財用戒馳逐惜時日為事君之本居平聞爆竹聲則懾爪甲護痛未嘗剪及臨大節奮不顧身如此在東省得士如王漢張令錫魯友徐丕訓皆殉難死與義渠同受知之溫璜為徽州府推官亦死於難義渠所著有湘烟録使岷詩及奏議八卷

外史氏曰噫嘻痛哉當時執政者無一人如先生之識見也止知立門戶以邀利禄而不顧國家之門戶賊至卧榻之前而猶怡然者何耶有所恃也所恃者何叩頭

搖尾以求大用為卿為相為公為孤而已余讀先生傳不勝疾首而痛心焉嗚呼悲哉噫崇禎之朝春秋所謂六逆世界也余聞之父老云奸宄以細故動輒叩閽家奴恃財賂官吏輒撻家長而斷其出戶下吏往往以賄貽上司輒揭其爻詐市井小人衙門胥役或恃財貨輒恥辱其紳衿民間失盜文武官吏勾攝絡繹不報即以諱盜罪之痛撻重枷羈縻犴狴不破家不已父子兄弟搆訟官吏受子弟之贓反辱其父兄於時民之怨氣上

干於天而大吏端拱堂宇勿為之直朝廷察察於上自謂英明賢材席不暇煖而貪墨百足把持久踞津要撫按去清廉而薦汚濁以中官為腹心曰此吾一家人也必能為國孰知亡天下者乃即此輩耶嗚呼有天下者慎毋以察察為明慎毋以家人同類為心腹而委任之至於身死國亡夸滅其子孫為天下萬世笑也

汪偉王家彥吳麟徵孟兆祥子章明劉理順合傳

汪偉字叔度一字長源南直江寧人其先籍本徽州為

諸生時即有膽識當東林諸賢被逮人情洶洶皆閉戶不敢出偉策蹇直抵無錫僦舟河下慰勞諸君子北上人或危之偉曰好男子不於此時此處求死平生所學者何愧我一書生耳不得附驥尾爲恨又何畏哉崇禎元年成進士授慈谿知縣邑有虎災無能獲者偉齋宿禱於神明日即得之剖其腹有乳虎五患遂息十一年思陵擇知推治行卓絶者入翰林擢授檢討十六年闖獻連破荆襄兵鋒復及淮上偉知時事不可爲欲保全

陵以固根本乃上江防綢繆疏首言布置謂金陵城週百二十里從無守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為之防自上而下則九江為之防故禦淮即所以禦江守九江即所以守金陵也宜駐重臣於武昌建督撫於九江并分設兵部侍郎於太平采石浦口以備非常次言用人謂守江責督撫守城宜責京兆留都首重清議清議所歸即人望所屬宜擇久任地方威望素著如臺諫詹兆恒葉樹聲郭維經成勇等舊撫如袁繼咸方孔炤者以備督撫

京兆之選又言兵非舊額額兵虧而餉不減水戰需船
船壞而費難稽當清釐額餉以土著衛所之官舍餘丁
擇壯勇者補伍整練兵舫以助聲援或有不足鹽課漕
艘可以暫借江廣料解權改折色凡條奏千餘言其後
九江開閫太平建牙皆緣其議也明春賊戈犯闕偉語
閣臣事急矣宜遣大僚分守畿輔八郡一切得便宜行
事而都中城守文臣自閣臣以下武臣自公侯以下各
率子弟分汛嚴防城中百姓家自為守統以紳士而京

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集魏藻德曰大僚守畿輔辭尊居卑舍危就安誰肯為者偉曰此何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見委得身先之藻德哂其早計未幾而眞定叛兵縛撫臣送賊偉聞泣曰事至此乎作書寄同里陸給事朗曰闖賊襲據眞定奸人布滿都城外解絲粟不至諸臣無一可以支危亡者如聖主何竊恨平時誤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顧窮民之聲氣今日當何處伸其狂喙

耶時賊已臨城守城軍尚枵腹司餉官猶索常例不時給偉帥同鄉出貲市餅餌以供城西守者他城各效之乃得食十八日名親知各贈以金與之訣顧繼室耿善撫幼子耿泣曰君不以雍氏待我乎偉瞿然曰若此能成吾志矣十九日昧爽耿以幼子屬其弟因衣其新製衵衣上下固縫引刃自剄不殊復投繯乃絶時年二十三偉欣然起拊耿曰眞成吾志矣移其尸於堂乃援筆書壁曰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城陷翰林院檢討東

宮日講官汪偉同繼室耿氏死節作書貽子勉以忠孝乃自經於堂福王立贈偉正詹子諡我朝順治十年賜諡文毅立祠江寧同死者則王家彥吳麟徵孟兆祥及子章明劉理順等王家彥字尊五福建莆田人天啟壬戌進士與范景文金鉉輩為金石交時為戎政侍郎守安定門督戰甚力亡何內官降賊迎賊入被執不屈大罵賊怒殺之城樓火焚其屍南都福王立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端吳麟徵字聖生號磊齋浙江

海鹽人天啟壬戌進士逆璫向使人招之不赴時官太常寺少卿城破即自經死贈兵部右侍郎謚忠節孟兆祥字允吉號肖形交河籍澤州人天啟壬戌進士居官廉潔自持日與子章明講濂洛之學時為刑部侍郎妻呂氏子章明癸未進士子婦王氏同死兆祥贈刑部尚書謚忠貞章明贈河南道御史謚節愍劉理順字復禮號湛陸杞縣人幼與呂維祺結洛社之會有志於聖賢跬步不苟鄉黨有劉夫子之稱甲戌成進士歷官左春坊右

中允妻萬氏妾李氏全家死者十八人贈正詹事諡文正妻贈淑人妾贈孺人

外史氏曰甲申當天地否塞陰陽混沌之時諸君子能以皎皎之身歸之君父不為賊汚嗚呼此詩書禮義之教深也

吳甘來傳

吳甘來字和受號葦菴江西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為外吏以循卓著入為戶科都給事中以敢言稱倪元璐

素重之與黄道周諸君子相往來時奸人有道學之禁專攻東林甘來請復東林書院名被斥諸賢言辭侃侃温體仁沈一貫惡之曰不殺吳甘來無以息黨禍也甲申三月城陷作書與兄泰來曰弟不死無以事君兄若死無以養親古人親在兄弟同難必存其一者此也使皇上在則遜國程濟士木衣彬皆可為也否則求真人於白水起斟鄩於有仍是弟雖死猶生也兄努力之遂沐浴冠帶北向再拜者五南向再拜者四賦絶命詩一

章曰到底誰貽四海憂疾雷悄悄破城頭君臣義命乾坤曉狐鼠干戈風雨秋極目山河空洒淚傷心離亂此生休懸知今日難為繼惟取忠魂萬古留取佩帶自經死南都福王立贈太常卿謚忠節

外史氏曰先生以皎皎之軀為東林諸君子之後勁直言敢諫震動一時天下聞風而興起者多矣及社稷亡天子身殉乃從容授命讀其所與兄書眷眷君國雖死不忘可謂忠矣

王章許直成德合傳

王章字漢臣號芳洲武進人少孤母教育之崇禎元年成進士授諸暨知縣章善飲祖帳歸少暮母輒訶跪予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視自是罷飲酒治暨有惠政期月恩信大洽乃與士大夫日講忠孝節義之學宗程朱之正脉浙中從陽明之學者悉反正而歸之尋調繁鄞縣暨民立幟約拒鄞之來迎者於境曰令我令也爾何為鄞民亦譁曰令我令也爾何為

瀕行自縣至楓橋六十里壺酒豆肩不絶吏民哭相嚮

倪元璐為文紀其事美之治鄞入覲卓異考天下第一

復任凡九年再奏績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時帝明察知

考選失當親策諸臣於廷章魁傑疎眉朗音帝數目屬

之擢陜西道監察御史章感泣益務風節諫止宫操連

疏告江南旱劾内臣冒功權貴皆奪氣會甘肅廵按差

滿巖疆懸西北又數罹兵凶人憚不前題註章章曰嘻

東西南北惟君命疾馳叱馭入關陟嘉峪抵天山按部

不到地悉身經道鎮請設兵衛却之劾廵撫侵餉剥民弛邊政莊浪冦警聞廵撫急徵兵章曰無庸此屬貪而易㬮且饑驅故為亂不如撫之親策馬入其帳諭降羣羅拜近衛洪化番者僧也而建訟其寺建自成祖歴年久富盛諸將利其貲乘機請殲之移文會章章曰彼隷於我即我人以天子法吏不能平其獄而戕盈城之命是賊也持不可遣河西聽解之兩河旱章為文檄城隍曰御史奉命西廵枉受一錢戕一人致干天澤神殛御

史毋虐吾民爾神血食茲土不能請上帝蘇此一方當奏天子易爾位焚檄即大澍雨士民創雲雷閣以志異按甘肅二年疏百八十上及入補河南道御史巡視京營時崇禎十七年之二月也按籍京營額軍十一萬奇章喜曰兵至十萬尚可為戎衣入軍點閱半鬼籙餘冐伍者皆傴甚屍行無生氣矣鉤刀鈌聞礮聲掩耳馬未馳輒墮章頓足曰國家養將士三百年至此吾屬已矣悲乎如國事何急請名甘肅貧番數千可掣賊後不報

附書族子南夲曰此臣章畢命時矣亡何賊破眞定京師大震章與給事中先時亨守阜成門每三堞得一軍章自三月三日登陴閱十日遂寓舍沐浴易新衣冠家人駭曰人故衣敝衣公何新為章不應十八日賊破彰義門章手發二礮賊少却須臾各門礮聲絶時亨青衣而前曰賊入矣公守此待死乎章叱之大聲呼將士入衛因策騎前賊騎將邏城突至連呼下馬時亨倉皇下長跽乞降章摻鞭箠不顧叱曰吾視軍御史誰敢止吾

馬者賊樂章股遂墮章罵曰逆賊無天勤王兵且至我死爾輩不旋踵矣賊怒攢槊刺殺章抵暮家人覓章屍猶一手據地坐張口怒目勃勃如叱賊狀云先時亨者故倖倖方賊急時帝將南征令太子監國時亨沮之曰豈欲為靈武故事耶廷臣不敢發至是拜賊馬首尋伏誅章妻姜在籍聞章死一慟立殞次子之栻死閩亦甚烈與章同死者吏部員外郎許直兵部郎中成德也直字若魯又字一箴號桂玉南直如皋人甲戌進士素以

理學自任城陷聞帝崩作絶命詞四絶云率土皆臣自
聖明狂氛何事敢縱横驅除若得桓糾力一斬元凶盡
洗兵君國深讐慘古今幺麽逆豎逼相尋微軀自恨無
兵柄殺賊徒殷報主心擲筆翩然辭世行老親稚子隔
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名在天靈爽念
高皇開闢當年垂裕長願侍君王尚謁帝哀祈重使國
威揚遂投繯死贈太僕卿謚忠節德字元修號立升懷
柔籍霍州人辛未進士與黄道周倪元璐最善聞帝殉

社稷携鷄酒至東華門哭奠梓宫大呼皇帝觸堦而死
母張聞之歎曰為子死忠為母當死義死而得正斯已
矣遂入室自經妻霍及妹俱縊死甥李成龍亦死先是
懐柔陷德父文桂駡賊死德妹及德二妾董氏蕭氏俱
縊死前妻劉氏與一女因德昔年建言廷杖遣戍而死
於道贈光禄卿謚忠毅
外史氏曰當此之時大官大禄者多迎降賊馬首恐後
三先生視死如歸直為乾坤增色矣

趙譔陳良謨陳純德俞志虞彭琯顧鋐合傳

趙譔字鎮所雲南昆明人天啓四年舉於鄉除貴州龍泉知縣崇禎十五年以禦土寇功行取明年授四川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獲賊諜誅之賊破京師譔為所獲械之譔嗔目大罵賊刀杖齊下死於白帽衚衕同時以御史而死節者四川道御史陳良謨福建道御史陳純德貴州道御史俞志虞及譔而四良謨初名天工字士亮號賓日鄞縣人辛未進士以大理府推官入為御史

巡按四川城陷自縊妾時氏年十七歸良謨方百餘日欲遣歸母家時執不可嚴粧與良謨同盡純德字靜生號滋園湖廣零陵人庚辰進士是年二甲出身者俱蒙恩召對即授翰林院科道官純德以奏對詳明稱旨授御史十六年命督學順天聞警歸京師亦自縊福王立南都俱贈太僕寺少卿謚恭節志虞字華麟浙江新昌人崇禎甲戌進士居官以侃直聞城破整衣冠北向再拜自經於廳事賊至其家儼然垂紳正笏據座如生搜

其室僅脫粟數斗而已賊太息而去福王立南都贈太僕寺少卿謚節愍同時死者又有彭琯顧鋐琯字子白四川永川人甲戌進士官工科給事中城陷賊迫之降不屈大駡曰我為朝廷諍臣不能未雨綢繆致賊奴猖獗攻陷神京撫躬自問無力勦絕賊輩肯降賊乎即自剄鋐兵科給事中字青城成都人丁丑進士城陷自殺俱贈太僕少卿謚節愍

外史氏曰天地反覆之時諸君子於擾攘中能從容以

扶名教非其平生素漸孔孟之道深得程朱之學者烏能若此哉自汪偉而至顧鋐十五人皆出於温體仁楊維垣雷平蠅蚋二録大書曰此東林之餘孽也不去之何以清朝廷孰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皆此輩餘孽耶嗟乎紫之奪朱鄭之亂雅猶可也至小人逞利口以覆邦家其禍可勝道哉

周鳳翔傳

周鳳翔字儀伯號巢軒山陰人以大興籍為督學左光

斗取生員第一崇禎改元登進士歷官司業許士柔者祭酒也為翰林時曾撰故左都高攀龍誥文有年矣至是謂失當降其官調之鳳翔曰臣故翰林也例翰林撰詞苟不當則閣臣竟裁之不則駁回使另撰而士柔於十年前初擬之詞未聞駁回使改撰也今忽曰失當是以閣臣之罪罪士柔也且誥詞非不當也當崔魏肆𧨏臣節幾盡含血負肉誰不畏死樂生而攀龍首以身殉皇上既憐而襃之中外想望以為推忠獎烈不知宜如

何鼓勵令特以中書科先入寶簿及其子世學不諳事理之故反指摘誥文遲其贈䘏夫褒謚之典久奉於王言而綸綍之詞未須於尚璽使泉壤悲殊恩之久稽而輿情咎載筆之有失則是以世學而累士桼以士桼而累攀龍恐非陛下推忠奬烈之盛心也不報既而遷諭德充東宮講官是時賊勢迫召對平臺問滅寇之策言論慷慨上為流涕會軍需告急議稅民間間架錢鳳翔曰事至此是宜收拾人心時也尚可括民財以摇國勢

耶昔賢謂民心一失不可復收國勢一傾不可復振正謂是也尚書倪元璐亟持其言亡何京師陷有傳駕出狩者鳳翔思扈蹕倉皇奔探見賊據殿坐而魏藻德陳演侯恂宋企郊楊維垣周鍾等各帥百官入朝賀鳳翔至殿前視之大哭急從左掖趨出百官皆驚怖不知所為而賊第顧之不及為問庶吉士張家玉者鳳翔前一年會試所取士也抵賊書詬賊賊縛之夾兩刃脅降不屈且其言愈辯侃侃賊怒甚曰是何物子急取其父母

來刳其腸觀之家玉心動乃陽為好言謝賊賊舍去歸而告鳳翔鳳翔拒之曰安有此事而告我者吾父母猶在也夫吾不能為二親生矣家玉出鳳翔作書辭二親其詞甚哀書畢再拜慟哭自經死其題壁有曰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蓋痛之也福王立南都諡文節贈禮部侍郎祭葬封贈三代如其官我
朝順治九年追卹前朝殉難官贈禮部侍郎諡文忠初鳳翔為司業時監進溢米則諸生廩也鳳翔不受儲之得數

千石賑饑民靈壁侯家奴辱諸生鳳翔撰封事侯徒跣拜大成廟伏罪不聽必捕其家奴付刑部乃已其清峻如此其後張家玉起兵廣州抗我師累破龍川博羅連平長寧諸縣退屯增城轉戰凡一年力屈死

外史氏曰野史記先生當京城陷聞賊舁帝后屍於東華門外殮以柳棺覆以蓬廠無有敢往者先生奔詣痛哭至失聲歸而自經二妾從之噫此何時也而猶秉此禮乎嗚呼非烈男子不能也

申佳胤傳

申佳胤字孔嘉一字井眉號素園其先晉人徙永平佳胤六歲而孤家貧力學崇禎四年舉進士授河南儀封知縣減省條教與民休息邑界大河多劇盜佳胤申明保甲令民更相約束奸無所容盜賊衰息豪民張甲者素不法復能持吏短長前後莫敢問佳胤按誅之霪雨河決觽舟自臨視雷雨晦冥吏民叩首請登岸佳胤不可親操圭璧實土楗塞之隄成民得無患調繁杞縣杞

地大俗侈豪貴請寄無虛日佳㣧素清嚴造謁不行豪奴強橫為民害者立抵於法時流寇充斥雍豫間所過攻陷城邑有掃地王者率精騎萬人環攻杞佳㣧集士民城守凡數晝夜間出奇兵奮擊賊稍稍引去佳㣧聚父老謀曰賊雖退顧土垣不足任樓櫓亟易以甓三日而城具擢吏部文選司主事方是時懲貪法嚴而士大夫營殖不少衰銓司尤甚佳㣧廉直自勵非其人不與交退食燕坐人莫敢干廳事非黃道周劉宗周東林諸

君子來不設座也會畿輔警上便宜數事帝優答之轉考功員外郎佐大計黜陟無所私頗忤權要意薛國觀方柄國與學士文安之有郤中以蜚語及佳胤佳胤故安之所取士也佳胤上書太宰請獨受譴不聽降南京國子監博士國觀敗稍遷大理寺評事明年遷太僕寺丞十七年巡近畿馬政聞李自成已破居庸分兵自眞定入郡縣望風奔潰議入都赴難或言京師危在旦夕君幸居外可徐圖進止佳胤慷慨流涕曰我固知京師

必不守然君父有難安危共之何所逃避遂策馬疾入門扃已旬日矣徧謁諸大臣畫戰守策甚悉皆不能用因貽書子涵先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恩厚誓以死報三月十八日聚賔客為仲子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十九日城破或請易服匿他所佳肩笑曰吾此來何為者念起微賤食禄十三年國家事至此豈敢愛死吾志決矣兩僕環守不去紿之曰我自擇善地至王恭廠有灌畦巨

井僕窺其意急挽之斷袖躍入僕呼號營救佳肩呼曰
若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毋過感也遂歿
贈太僕寺少卿謚端愍佳肩比屋同里而死難者則浙
江道御史馮登垣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楊會英
草廠郎中徐有聲工部員外王鍾彥戶部主事郝允耀
中書宋天顯縢之圻阮文貴史可觀光祿寺正于騰雲
工部郎中李逢申大理副王應遴兵部武選司劉養貞
戶部員外甯承烈太醫院吏目楊元兵馬司吏目姚誠

順天府尹陳貞達推官劉有瀾教官王詵張體道閻汝懋孫顒徐蘭芳同縊死明倫堂陽和經歴毛維張張應選施溥其自公侯駙馬伯下至武職百戶等官共六十餘人皆持節殉國或自刎或自經或投井或全家自焚而死男婦約有千人焉

外史氏曰先生奉命出巡畿外馬政可以無死矣乃必入城求死此其心何心乎曰不敢負君上不敢負所學也嗟乎觀死難諸君子趨義如鶩豈有他哉總不敢負

綱常名教而已至於婦人女子及百工技藝亦視死如
歸蓋由當年講學者闡明人倫於上而以節義為重君
子之德風也草上之風必偃乎

東林列傳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林列傳卷十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東林列傳卷十

江陰　陳鼎　撰

明

施邦曜傳

施邦曜字爾韜號四明其先烏程人宋慶元間有名宿者仕爲餘姚令因家焉邦曜舉萬歷四十年浙江鄉試四十一年賜進士明年授順天府武學教授天啓元年

升工部營繕主事四年為雲南考試官歸晉員外郎時魏忠賢用事諸曹郎皆奔走其門圖速化會三殿工興工部諸司尤捷徑也邦曜獨不往忠賢怒詔令毀撤北堂為五日限以困之俄而暴風拔屋得免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無從得邦曜方名工役勾稽夢若有神告之者明日發地得吻則嘉靖中所用之餘也忠賢遂不能難然迄無異擢稍遷屯田司郎中太監涂文輔奉命督戶工二部邦曜恥為之屈亟請外出為漳州知

府盜劉香李魁奇橫海上邦曜獲香母縶而誘之香卒
就擒魁奇援鄭芝龍故事請撫邦曜謂巡撫鄒維璉曰
閩蠹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卒與維璉討平之其為地方
深慮如此歷擢福建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叅政四川按
察使入為先禄寺卿通政使時崇禎中也少詹事黄道
周以言楊嗣昌奪情事逮詔獄太學生凃仲吉上書訟
之書抵銀臺門邦曜大署其副封曰書上無益然此論
不可不存上知其副封署語怒并奪邦曜官歸踰年再

名為南京通政使赴京師陛見陳學術吏治用兵財用四事帝改容納焉出都三日命中使名還曰南京無事留此為朕効力吏部推邦曜刑部右侍郎帝曰邦曜清執可左副都御史時崇禎十七年正月距國難時僅數旬矣邦曜見警曰急語本兵張縉彥厲兵固守飛檄勤王縉彥殊泄泄邦曜叱之而去遺書家人曰吾以身報國無哀吾死至三月十九日在東長安門聞帝已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無半策匡時惟有一死耳即解

帶自經僕人趨救之厲聲曰爾輩安知大義時賊滿街
巷不獲還邸舍遂命僕取砒霜雜燒酒即途中飲之九
竅血裂而死邦曜少好王守仁書以理學文章經濟三
分其集而讀之及劉宗周講學蕺山邦曜往復叩擊乃
得程朱正學焉魯時昇者同邑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歿
京邸邦曜手治含歛且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洒掃
至東隅捧篲凝視而泣怪而問之曰此先人任御史宅也
兒時曾墮環茲地對之不覺悽愴耳邦曜憫焉即分嫁

女之眥擇士人而歸之其見義必為如此我
朝賜謚忠愍
外史氏曰莊烈皇帝英明之主也若使先生執中樞之柄猶可拒賊寇不至即亡耳雖然小人紛紛於朝而欲使君子得行其志是必不可得之數也天而已矣

金毓峒張羅彥張羅俊尹洗列傳

金毓峒字鶴冲完縣人萬歷乙卯鄉薦攻學又二十年至崇禎甲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以理學自任與東林

聲氣相通辛巳名對陳漕弊擢御史上疏請寬畿內征
徭言兵事請飭大法按諸將帥觀望取敗者又請恩詔
請名東林廢斥諸臣乞寬復社之獄謂標榜譏評誠處
士之大戒而語言文字非盛世所深求愛惜人才培養
士氣惟上幸留意言多採用既而當按甘肅以全秦事
急改命按秦留三年乃代方是時總督孫傳庭練兵於
秦廷議催戰之檄屢下毓峒疏爭謂秦兵驕悍將跋扈
倉卒出戰勝負未可知禍若延秦秦亡而天下去矣疏

奏不允傳庭潰賊入關中甲申春李建泰受命督師毓峒監軍賊已北向畿輔毓峒同張羅彦等定計守郡城傾家招士率姪振孫等死守城陷建泰以令箭來招毓峒叱罵折其箭赴三皇廟井死妻王氏及從子肖孫婦陳氏婢桂春皆死振孫素負氣節城守多殺賊至是衣其銀鎧金冑佩劍大呼曰城頭殺賊將者我金振孫也横劍殺賊數十人力竭被執不屈賊支解之毓峒僅存一幼子

張羅彦字仲美號二酉清苑人崇禎戊辰進士由行人

歷吏部文選司郎中光禄寺少卿與黄道周文震孟
善庚辰謫歸羅彦剛果有氣槩少從父都督僉事純
臣歷行閒習兵事家居城守郡中輒推羅彦主之給
事中時敏奉敕過城下夜半呼門不納敏怒劾羅彦擅
司城鑰詔勿問李自成陷全陜而東紳士或爭為亂首
相與稱仁頌義曰迎眞主羅彦聞之不勝憤與兄羅俊
計令久無保督新太守未至鎮帥又盡挈其兵以去我
鄉紳猶不主其事奈天子何於是約署印同知邵宗元

合官紳士民望闕拜誓為死守計鄉兵僅二千捐私財激以忠義會真定兵反殺巡撫人心愈危羅彥壅兩城門示必死衆始定賊劉方亮既下河間欲北向京師聞保定城守遂移兵向保定適李建泰兵至建泰有二志故以勤餉激散其衆獨以百餘人入而劉方亮亦至城下使人誘降羅彥曰是必斃其來誘者始絕觀望懸重賞購先擊者人爭用砲擊賊賊怒攻城羅彥察遣人突出擊之賊敗益衆攻具城下大詢曰霸占城者張羅彥

也聞都城不守羅彥氣益厲賊百道急攻累日夜不能破賊傷衆方亮自戮其裨將數人期必救而建泰陰與賊約項上揷白旗為號舉火城西南隅馳殺鄉兵城上亂而賊入羅彥知不可為急歸家悉驅婦女宋氏錢氏等入井題官爵姓名井亭上自書忠字於面縊死

張羅俊字元美羅彥兄也同生兄弟六人不析產少娶雙瞽女終身不置妾年五十登崇禎癸未進士家居俟選與弟羅彥等倡郡人城守撰守城日記擒誘降賊於

東門督鄉兵擊賊者皆羅俊也城既陷獨出衆中擊賊賊仆羅俊憤甚扼賊之吭而齕其面嚼一耳賊乃共前擊殺羅俊弟羅善縣學生羅輔崇禎癸未武進士多力善射城破巷戰矢盡下馬提刀截殺甚衆賊共圍擊戕之張氏闔門男女同盡者二十三人

尹洗字孚新安肅人天啓二年進士授祥符令未仕補蒲圻調繁洛陽治行稱最擢禮科給事中以忤璫出福建建寧參政時罷歸家居保定府會賊圍城洗分守北

門城破被執賊將劉方亮欲屈之慘辱備至會有僧善
方亮者數為洗乞免洗厲聲曰我大明都給事也吾城
人人皆樂死彼刑餘之夫武弁巾幗輩且義不苟活而
我獨生乎正悔多此一日不死耳賊怒縛至西郊殺之
洗全家自焚死太監方正化拔刀上馬顧謂左右曰朝
廷謂吾忠勇命吾視師此城吾力不能守雖死亦負忠
勇矣且朝廷三百年天下半壞於吾輩宦官之手吾當
以一死稍稍為奴儕生色耳躍馬大呼殺賊與大寧都

司劉忠嗣郡人衆將賀秉鉞等各奮勇巷戰殺驍賊數百人力盡而死官紳婦女閤室自盡者以百數閭巷良家婦死者不可勝紀賊衆嗌指相向歎曰使天下各城如保定者數區吾儕安能徜徉中原以速得志如此哉外史氏曰鶴冲先生以監軍莫由遂志憑城效死幾致殄宗仲美昆季以及宇新非守土臣也發憤拒賊不共戴天區區抱一木於大厦既傾之後驅全家以殉之此豈有為而為哉忠義之誠油然不可遏也嗟乎彼督輔

稽顙而廢臣奮臂有壯士不以守四方而授之草野邦之傾覆有自來矣

邰宗元傳

邰宗元字景康號又芝徐州碭山人少在東林講學長於京師與黄道周劉宗周爲忘年交由貢士官保定同知甲申賊趨保定時新知府萊人何復字見元者未至宗元攝府印圍將合復始至以印讓宗元曰吾已誓死而入勿以臨敵易主揺衆心也因大會諸生講見危授

命章衆益奮總監方正化者嘗守保定有功素善張羅彥因以識宗元與復京師既破賊射書城上約降云國亡矣誰與守李建泰得之以示正化曰宜為一城生靈計得一用印文字可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太守未嘗有印也即有印太守必不為此用乃名宗元宗元顧視其肘曰曩者何公讓印而元不辭馬為城守先在我耳今事急且與印同死即何公爭亦不與肯送閣下印降書乎元江南老貢生下吏薄禄不肯北面事賊公大臣受

重任不圖報萬一乃為人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鄉晉公相期者乎建泰語塞其從卒欲兵之宗元擲印地上拔佩刀自擬左右力持之為縮其印宗元慟哭去城陷日何復親燃西洋砲立砲前自轟死宗元挈印投城下賊獲之欲奪其印不肯授大罵死手猶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印去時邑典史沙潤民原平涼通判張維綱邠州知州韓東明祭酒孫從度壬午舉人高涇孫從範劉會昌張爾暈等皆死焉

外史氏曰景康護持其印至死不釋見元自火闔郡就義如歸賊舉其尸五日莫能盡語云燕趙多義烈之士信哉

賀仲軾傳

賀仲軾字景瞻河南獲嘉人資質朴魯讀書外無他嗜登萬歷三十八年進士知醴泉縣俗刁悍力清諸弊治聲最著外艱服闋補青浦冠紳之數竿牘無虛日仲軾一切屏絕士子季有考月有課砥礪名行不專以文尚

歲徵漕粟悉貯於倉粟雜糅責在民加耗抑勒責在軍軍民咸稱其平修海瑞祠為文以見志入為刑部主事遷郎中時部郎湯道衡被誣下詔獄仲軾具疏申救得釋出為鎮江知府丹陽姜志禮以少卿忤璫罷歸為尚書趙南星獄辭連及部劄行提而未奉旨仲軾白撫臣曰志禮為四品京卿不奉旨孰敢擅提若今日奉時局異日以辱天子之卿責狀何辭以解守正得禍所不恤也卒不應亡何遷陝西西寧道副使璫私人衛之勀奏

鐫秩遂引病乞歸起補武德兵備所屬營衛勵精操練信賞罰清占役蓄火藥屹然巨鎮寇不敢犯御史袁化中與楊左同死璫禍蠲俸葬之丁繼母艱歸崇禎十七年春寇薄都城河北郡縣皆置偽官仲軾撫心太息曰人臣大節難虧讀書貴有實用此吾自靖時也兄子行素曰叔父無官守可不死不如詣闕直陳死君父前仲軾念道梗即行且不達死小盜手與自經溝瀆何異而偽官要仲軾入城仲軾大怒曰賊敢見我乎謂子姪曰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再無中立平生功力視此一日況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忠臣乎呼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曰汝皆當死吾不忍手刃願從死者隨吾不願者不汝强也即登樓取酒與子姪輩飲子姪出即扃戶自縊妻妾俱相隨以次自盡是日也天忽晝晦烈風折木發屋人以為忠烈所感仲軾孝友剛直本於天性深湛經術而尤肆力於春秋作春秋歸義悉破諸儒牽强附會之說以求合先聖筆削之意首

嚴春王正月之辨而於弑君簒國中外名分考據精詳辯駁明切後之學春秋者皆取衷焉又著栢園初草冬官記事八卦等集八十餘卷多自得語同時西華理學和字寒石舉於鄉本姓李恥與自成同姓因更姓理學問該博與仲軾友好登高慷慨悲歌人莫能測亂後航海而死

外史氏曰余閱奸人七録多載先生謂其為東林黨人也然卒不遇逆璫之害者以黠將録無名耳嗚呼闖門

盡節大河以北千里增先矣非東林人物不能也

沈雲祚傳

沈雲祚字子凌太倉人幼穎悟絕倫弱冠即同其父謁高攀龍於東林求程朱正學得主靜主敬之理而歸輒以聖賢自勵崇禎庚辰成進士授華陽知縣先是蜀中有猺黃賊作亂秦纘勲者石硅土司秦良玉之族也潛伏內地為賊耳目後被擒在獄夜半殺獄卒逸去吏請閉城大索雲祚曰無庸易獲耳潛遣人告土司土司果

擒賊至已斷其手足指矣吏驚以為神雲祚曰吾籌之熟矣賊踰獄必走歸石砫秦夫人方以勦寇効節朝廷其肯為逋逃主乎於是立決殺之十七年正月張獻忠破䕫門而入成都大震雲祚請見蜀王陳守禦之策不納乃以言激内江王曰人無愚智皆知賊勢猖獗成都必危今蜀府貨財山積不早捐之募死士東向殺賊一旦豕突疆埸軍民奔竄誰為王守此府庫者且獨不見周楚之已事乎内江王聞言心動入告蜀王王終以祖

制辭五月賊陷重慶縱火燒刼數百里烟燄不絶城中一日數驚大雨雹雷震宮殿火器局無故自焚蜀王始懼悔不用雲祚言稍出財召募而賊已薄城下矣雲祚知事不支慷慨與僚屬誓死曰事至此吾輩與城存亡他非所知也廵撫龍文光總兵劉佳胤率兵三千從川北來佳胤出戰敗還時城濠枯賊謀渡濠登城文光急遣郫縣令趙嘉煒决都江大堰注錦江以益濠水甫至城已破賊四面火攻北角樓崩守陴者迸散蜀王與諸

妃嬪沈於井內江王至淥從之文先佳胥投浣花溪死雲祚與御史劉之渤推官劉士斗俱被執幽於大慈寺絕粒半月不死賊使其黨餽以食誘之降雲祚忽從衆中躍起大罵指其口曰吾有口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賊相顧錯愕奔告獻忠遂與之渤士斗同遇害初之渤與崇慶知州王勵精皆賊同里人或疑之至是之渤不屈而勵精聞省城陷朝服望北闕拜書文山孔曰成仁數語於壁舉火自焚一時同死者蜀府長史鄭安民內

江教諭姚思孝太常卿尹伸給事中吳宇英雲南按察使莊祖誥東流知縣乾曰貞工部主事蔡如蕙禮部員外李含乙及進士王起莪舉人江龍騰而前所遣郫令趙嘉煒方決堰卒遇賊射之赴水死其子慶麒自家走萬里求父屍三年不獲遇堰夫向應泰告以死處為安家三渡口遂招魂壘土葬焉而雲祚殉難時有幼子蔄蔚方五歲友人匿之山中得脫越二十年始歸

外史氏曰蜀稱天險可守者也乃當時封疆大臣無一

為桑土計者卒致寇來如入無人之境假使蜀王早聽子凌之言豫為藩籬之計何至一敗塗地而貽禍於通省生靈耶前朝天下之禍於蜀為最豈由風俗之惡而天降大罰乎抑亦人謀之不臧歟後之君子圖蜀者其當思有以丕變之庶幾人心正而風俗淳彼蒼不至頻降大罰也天道好善而惡淫有世道之責者其思之

周鑣雷縯祚合傳

周鑣字仲馭金壇人幼孝友及長性剛介不阿舉崇禎

元年進士歷官至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廉潔自持非義不取與執政素不合小人皆惡之及歸閉門不見一客研窮程朱正學有以白沙新建之說告者輒掩耳而不欲聞曰吾將洗耳於江流也甲申李賊陷北都愍皇帝殉社稷鑣痛哭三日夜淚盡繼之以血及福王立南都名諸舊臣鑣以三朝舊典力阻定策遂忤權奸當賊相馬士英當國特薦起從逆賊臣阮大鋮大鋮素惡東林諸賢作正續蝗蝻録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善財童子

七十二賢聖菩薩又蠅蚋録有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阿羅漢共千有餘人皆海内賢良欲盡殺之以空天下遂首逮鑣及雷縯祚下獄矯旨賜死鑣僕某既殮亦縊死主棺旁縯祚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鄉科累官山東武定僉事道歷任以清正著所至有善政至今民猶思之不置焉或曰鑣與縯祚死之夕而士英大鋮已陰具表獻南都於我

朝矣我師不納乃遁

外史氏曰南都之亡也物怪人妖疊起如大悲之假皇帝童氏之假皇后王之明之假太子三假擾而南都遂亡嗟乎如南都不敗天下之善人無噍類矣豈特仲馭介公兩先生哉嘗聞之父老云阮大鋮誓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詫為梨園裝束錢謙益為禮部以艷妓為妻之柳隱者冠插雉尾戎服佩刀跨騎而入國門覩者以為明妃出塞嗚呼大兵大禮皆如倡優排場之戲豈非人妖物怪乎欲國之不亡不可得也

史可法傳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隣大興人生而聦頴異常數歲時短衣無火寒涕交頤然好誦讀受書輒求益數倍常兒稍長從師林公為師執蓋行道中惟謹抵客舍侍立移日不敢動弱冠受知於督學御史左先斗先斗善知人奬拔無遺善鐵士至今思之謂前後百年無及者既首擢可法第一次盛某第二謂人曰盛可一榜史其綸扉之人乎戊辰成進士可法為人軀小貌劣不稱其衣冠

語不能出口然有大志好經世方畧初授陜西西安府推官時洪承疇才略過人在陜大得軍民心可法亦效之治聲日起台為戸部雲南司主事歴員外掌戸科尋陞安池兵備道江西右叅議兼僉事協理勦寇軍務才望益著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安徽廉公勤果信賞必罰將士皆為用命提軍數與賊戰賊輒奔潰當是時史都堂之兵號稱强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臨陣以身先之矢必死所衣布袍徧書已姓名曰戰殁後可易

識也丁父憂讀書城外素冠麻經遇者不知其為貴人或竊聽其誦書朗朗多匡濟天下語亦不知其何書也服闋後起總督漕運侍郎瀕河豪戶多竊引水漕易涸可法繩以法漕賴以濟尋晉南京兵部尚書時天下岌岌人才盡矣東南半壁力不能支進督師閣部出鎮維揚嘗致書京師當事以見志曰可法荷朝廷重祿國士知遇愧不能以死報徒靦顏人世為國家三百年社稷計耳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可法之志決矣至於一人之

節輕闔城之命重非敢以草草報也城破當亂軍中拔劍自刎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通判吳道隆江都前令周志畏吳道正新知縣羅伏龍縣丞王志瑞監軍督餉道王纘爵黃鉉職方何剛𢧵鳳儀兵部侍郎張伯鯨衛胥文及紳衿等共七十餘人俱死之可法既死不得其屍維揚士人以衣冠葬之於梅花嶺昭忠節也外史氏曰先生當傾覆之天而欲以一手擎之其志則壯其心可悲矣何也於時國賊馬阮在朝方以芟夸正

人君子為事直以天下國家付之或有或無之間誰為先生繼其後者乎而先生張空拳冒白刃孑然一身一手以與天爭不亦悲乎

吴爾壎傳

吴爾壎字介子號以白浙江嘉興石門人弱冠舉於鄉出編修衛肩文之門三年成進士當崇禎十六年之秋時闖賊已破西安獻賊亦破武昌國事大壞爾壎選授庶吉士恒以國恤為念十七年春李自成渡河入晉大

學士范景文薦爾壎對德政殿問守禦策爾壎請遣間使於西邊土司李魯祁三姓假之重職使起兵牽制賊鋒以待援兵未及行而京師破爾壎與海寧人祝淵南歸見督師史可法於揚州誓從討賊因與淵訣拔佩刀斷一指令歸遺父母賊讐未雪誓不還矣可法乃令爾壎招撫河南諸土寨擒勦自成僞署官辛苦跋涉於荊榛中間維揚被圍入見可法相對痛哭城陷可法死爾壎亦死馬舊嘗輯史傳死節諸人各繫以贊名曰仁書

及是死難如其志云後棺遭燬祝淵所攜一指家人遂以葬

外史氏曰天啟間逆璫毀東林書院高景逸先生移建於錫城東門内璫敗講學者復盛先生每歲春夏必攜筍笈讀書聽講於中嘗語同志曰大丈夫不能深造聖賢之域亦當効聖賢或忠或孝之一節以成仁可謂久要不忘者矣

龔廷祥傳

龔廷祥字伯興號佩潛無錫人家貧歲獲館穀以奉二親父歿居喪盡禮事母至孝嘗遊馬世竒門甚敬其為人曰吾所賞者不獨以文也崇禎癸未成進士受知於房考劉理順深器重之未選國變聞劉公及馬公俱殉難京師廷祥設兩公位為文以祭北面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罷失聲哭一如謝翺祭文信國狀自以未得死所不敢死南渡後補選授中書謂所親曰吾半生食貧令又冷署不能具肥甘輕煖之奉少慱老母歡奈何或

答之曰古人以孝養不以禄養廷祥曰父母以此教子則可人子悪得為是言聞者歎服已得封差候禮部銀牌未給未出都北師渡江廷祥痛哭而言曰吾今得死所矣且曰吾不死恐負劉公及馬先生時有解之者曰子官不過中書任不過月餘子未有死責且家有老母未可死也廷祥曰有諸孫在爰手書寄其子曰此時惟捐軀以見志而已但思一見母而不得肝腸寸裂血淚滿襟汝等須善事之緘付家人越日乃具衣冠别文廟

大呼劉公馬先生曰吾今得從遊於地下矣遂登武定橋投秦淮河而逝時乙酉五月某日也

外史氏曰道學者何忠孝節義是也能忠孝節義乃為眞道學觀先生孝親若此忠君又若此忠孝眞矣是之謂眞道學彼徒資口古者吾斯未能信也

徐汧傳

徐汧字九一長洲人少孤貧事節母朱至孝諸生時即以名節自任嘉善魏給事大中被逮過吳門汧慕其忠

直以內子簪珥質二十金贈之周順昌聞而嘆曰國家養士三百年如徐生者眞歲寒松柏也崇禎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上不次用人散館親試拔置第三授編修遂名對平臺說書便殿汧發言愷切上心韙之有意擢用而汧遠權勢甘淡薄告假家居為園於廬之旁中有垂柳二株遂以陸慧曉事名二株園焉時與門生子弟講課文藝奬借後進恒若不及庚辰分較禮闈得孫廷銓高爾儼姜埰胡周鼒數人皆為名臣歷官詹事府少

詹事甲申賊陷京師帝殉社稷汧遂謝賔客去聲伎日
夜涕泣朔望朝服北嚮而哭會南中議立福藩諸公彈
冠相慶汧獨蹙然曰相無王導謝安將非祖逖陶侃區
區新造之江左分門別戶燕雀處堂其能旦夕安乎吾
惟有一死以報十七年故主耳每指園中池謂人曰此
吾止水也乙酉五月汧知金陵失守往鄉掃墓還投於
虎丘之新塘橋下而卒子枋壬午舉人隱居不仕以書
畫名

外史氏曰明事至甲申不可為矣而當時諸公猶思倣南宋之故轍欲偏安一隅奈何有君如此有相如彼而欲思茍延不亦妄乎此先生所以與南社俱亡而不忍再見飄海沈舟之事也

袁繼咸傳

袁繼咸字季通江西宜春人生而英異有膽氣人號虎孩兒稍長砥志節天啟五年成進士授行人奉使致祭壽陽王禮成贈以王所乘名馬不受既而因餉李應昇

黃尊素於獄璫怒欲并殺之繼咸曰吾行吾友道耳若
以一杯羹而殺朝廷一官徧廊廟皆可殺矣會有解於
璫者乃免崇禎三年擢廣東道御史疏請辨君子小人
進退之介不阿權貴以會試監臨坐累謫南行人司副
轉禮部儀制主事歷員外郎部曹無言責南禮部主事
周鑣以建言得罪輒為疏救六年主試廣東尋遷山西
提學未出都内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事怙勢凌轢
青覲官齋册蒲伏惟大同知府蔡屏周長揖諸郎吏多

屈辱繼咸瞋目曰士氣盡矣疏請維廉恥振氣節言諸臣行已有恥必不媚璫取容今未覲天子之先而先屈膝内臣非獨喪士氣亦傷國體此臣所為太息也乃若諫官以言為職古者宰相上殿則諫官隨之惟不言則有墨刑諫而被刑非盛世事近見科臣李世祺以論輔臣温體仁降罰非祖宗選用諫官初意恐不當杜諫諍之口長從諛大臣之風時以蹇諤稱抵山西校士嚴明士多嚮學巡撫吴甡首薦之以忤巡按御史張孫振被

誣逮問三晉諸生傅山等追送伏闕訟寃者千餘人孫振益嘗屬以私牘者也至是繼咸發之以聞乃更逮孫振復繼咸官分守武昌呂賊倡亂峽山用方略削平功在蘄黃間改加巡道監軍十三年陞淮揚道副使尤多摘發性倔强與督鹽中貴楊顯名抗禮顯名陽薦其才請加敕兼視鹽事實抑之受節制也卒倔强如故遂坐免流賊張獻忠寇湖廣督師楊嗣昌檄為監軍禦之累陞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數困賊十四年二月賊襲陷襄

陽而繼咸實分治鄖軍為部議所擬復逮繫謫戍明年薦起總理河北屯田大帥左良玉初軍襄陽襄郢連敗引踞安池間轉餉不繼兵寖為暴上下數百里江帆中斷繼咸徑趨小孤山致書良玉聲大義復告都御史李邦華檄移川黔餉銀十餘萬餉之左兵由是不暴掠然不肯一戰帝特命閣部吳甡視師始議設督府九江扼吳楚吭於是以繼咸總督諸軍事時聞獻賊圍武昌疾馳趨良玉西援見浮屍蔽江下指謂良玉曰大將軍忍

見此乎良玉面發赤又正色讓之曰大將軍功多罪亦不少朝廷不督過之一歲兩遣中使宣諭開國徐中山所未有也奈何不圖報稱良玉左右以他辭為解繼咸叱曰人孰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吾行矣寧為睢陽死不為賀蘭生良玉大慚始進師繼咸犒以牛酒鼓勇敗賊收復武昌賊走岳州亡何吳甡坐逗留罷復改繼咸屯田會獻賊陷長沙袁州新總督呂大器與左良玉不相能軍中大閧聞於朝乃罷大器復移繼咸督

九江軍良玉挈兵還湖廣福王立進封良玉寧南侯氣益張繼咸始終導以忠義良玉報書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朋友然繼咸之再為總督也雖以宿望見推兵事多掣肘不盡由巳出乙酉四月聞獻賊南渡繼咸集郝效忠等三將守九江而自統副將往援袁吉聞良玉反兵東下復旋九江先是馬士英專擁立功下僞太子獄外人傳疑洶洶良玉内懼賊逼聲言救太子掃清君側約繼咸會於舟中言及太子事大哭袖出太子密諭

封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容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
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大恚勉成賓主禮巳議定駐軍
俟旨矣繼咸歸集諸將城樓灑泣曰晉陽之甲春秋所
惡義不可同亂也亡何良玉兵夜入城縱火大肆淫掠
内外軍皆亂繼咸正冠帶將就死為黃澍諫阻出城面
責良玉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拊胸曰吾負江督吾
負江督遂嘔血卒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推為帥移
舟東中朝皆疑繼咸良玉同反而南都時巳破諸鎮多

納款繼咸勸夢庚旋師不聽繼咸為效忠紿赴其軍將及湖口而夢庚效忠降於我

朝遂執繼咸北去館内院至明年三月終不屈乃殺之臨刑色不變初繼咸被拘舟中賦詩見志有曰袁年奉二老一死酬至尊從容文山節誰招燕市魂云云奏議有六柳堂集多散軼不傳

外史氏曰袁臨侯前代之文文山也其死也事相類所謂從容就義者是耶嗚呼前朝之失由於宰輔之貪墨

自葉韓兩君子之後無一善者敗壞已至不可名言矣乃馬阮復繼而决裂之與封疆大吏何尤哉

東林列傳卷十

東林列傳卷十一

江陰 陳鼎 撰

明

劉宗周傳

劉宗周字起東紹興山陰人生而端嚴言動有倫雖年少時已巋然負儒宗望萬厯辛丑成進士丁内艱時許公孚遠學宗紫陽宗周叩為學之要告以存天理遏人

欲遂謹識之勿敢忘甲辰授行人歸養丁外艱讀禮之暇惟以明理見性為事一日劉永澄至武林互正所學逦與決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辯修悟之異同永澄爽然如有失而去壬子起官道謁高攀龍相與講論復有問學三書皆儒宗要言時顧高諸公興復東林大會四方同人講學不輟京中人目為鈎黨將構大獄宗周上書言顧憲成之學歸於自反請各思自反何如時論嚚之旋告病至天啟辛酉起禮部儀制司主事時魏璫初

用外廷未有言者乃首發其奸未幾果竊柄亂政如所言遷光祿寺丞累遷太僕少卿以病歸甲子起右通政未赴而冢宰趙南星等斥逐朝局盡變乃疏辭陳人臣進退之義有旨削籍居家潛心理學嘗與攀龍質疑問閒而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奉為準的崇禎初復官起順天府尹策蹇就道其子徒步隨之甫莅任即以直諫被斥歸閉門靜坐不見一客其門人羣請設教不得已過陶石簣祠集紳儒會講以伊洛主敬之學宣明於衆

而於慎獨之要尤加謹焉丙子起工部侍郎屢進昌言
疏論内閣温體仁狀且極言任用中官體統太重之弊
上怒斥為民歸家啟戢山書院從游累千人梓所述人
譜以授學者有朱子致知與陽明致知之辯壬午起改
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晉左都御史上言建道揆貞
法守崇治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請復首善書
院及社學罷廠衛上意頗嚮之甲申救諫官熊開元姜
埰忤旨罷歸甲申國變聞信即赴杭省跣足衣麻被髮

請卽舉哀或欲俟哀詔至宗周曰豈有子聞父喪不辟
踊之理詔至再奉行未爲不可也弘光立起原官至南
都疏請誅誤國諸臣又表勸親征併劾四鎭淮撫戰守
失宜之罪有違時宰意遂見逐乙酉六月山居聞變不
食而卒學者稱念臺先生
外史氏曰先生之理學文章沸天下宇內儒宗皆歸之
觀其立朝正色有古大臣風國亡而身與之俱可謂無
媿於所學矣

祁彪佳傳

祁彪佳字幼文浙江山陰人年十七舉於鄉天啟二年成進士授興化推官瀕行跪其父故參政承爜請教承爜不答或問之曰不見夫誨泅者乎緤壺而扶甕人藉其肘終其身不能泅一旦挾諸清泠之淵翻壺却甕攖其身入水而泅成矣今者入官則翻壺却甕之時也彪佳去果以賢能稱嘗出撫亂兵斬其渠徇於軍門崇禎四年考選擢御史時京營操兵遣七太監主兵政彪佳

激切諫久之巡按蘇松預以十革十四申九詢檄下屬
革者革其弊也申者申其所當行也詢者詢其何者可
行何者在所革也乃據屬所答覈之定黜陟會蘇州無
厲名打行康其稔惡可殺者四人械於衢集鄉三老詢
之曰是可殺否鄉三老曰可即又詢諸觀者曰是可殺
否觀者曰可於是掄大箠箠末量五寸積一寸半每箠
十易撡箠一箠至死驗之陳其屍而宜興鄉官陳一教
奴客播虐怨家刑牲焚其廬刼其財肆其屍擿彪佳先

捕諸奴客正法平衆心且盡追還所佔掠男女田產而
奏奪陳氏父子官然後治諸怨家之為亂者時彪佳回
道居上考而舊輔周延儒與陳氏僚壻怨彪佳執法陰
嗾中官駮彪佳下其等降級上親索筆改罰俸當是時
人憾彪佳究而猶幸上之知也彪佳為人修長潔白風
度翩然而遇事敏斷時乞病家居猶立賑災法賑東南
饑寧紹台三府十九縣皆倣行之乃以病假過八年自
劾請照過五年閒住限例而詔起掌察召對賜茶餅會

吏部吳昌時破計典任意出入彪佳遇於朝面折之吡昌時攬權骫法疏糾昌時昌時故叵測而彪佳是時又以疏留掌院劉宗周為上所忌至是疏入恐從此重得罪人人為彪佳危而上疑昌時謂彪佳言是既而昌時敗彪佳循差例刷南京卷國變諸臣援宋高故事擬以福王為兵馬元帥彪佳曰監國本朝故典也何遠引為議遂定未幾有傳正大位者彪佳抗言曰甫建國而遽登極何可且羣帥勸表未至即有忠如陶侃者尚以不

預定策為恥況其他乎然是時邀功者駕言本兵史可法有二心可法懼雖是彪佳言不敢持遂以蘇民變謂彪佳素德蘇出彪佳安撫蘇州彪佳所至設先帝位率衆哭卽諭以大義且言中原已無賊國有長君使人心得安乃揭榜於路曰叛逆不可恕忠義不可矜毋借𠂺逆報仇毋假勤王造亂捕藉民之首亂者斬之凡借名抄從賊官如剽項煜家剖時敏室所殯棺次第捕治而嘉定華生家諸奴客同時起縛主戮辱索身券所至數萬

人彪佳盡捕之斬數人餘悉掩獄令曰有為原主所保
者貫其死於是諸奴客家皆膝行搏顙匃原主赦免遂
募士為蒼頭軍親教戰適興平兵攫丹陽市錢浙兵勤
王者不平鬭而傷軍民大譟城閉彪佳率蒼頭馳治斬
興平兵興平伯傑夙憚彪佳名至是忌之揚言且移兵
丹陽以㖃彪佳彪佳卻以牒復約會傑於大觀樓時傑
踞爪步大觀者爪步樓也傑謂彪佳必不至至期風作
傑笑曰祁撫不至有辭矣頃之隔江帆起破浪頃刻達

岸傳呼曰祁都堂至矣撾鼓入傑聞之大駭褁甲出迎及門見彪佳角巾單衣攜胥隸各一人又大喜手揮部士去勞且拜坐語久之起指江誓曰公鉅人也公在傑敢越尺寸以溷公者有如此江乃屠宰饗彪佳彪佳一舉箸而别既而馬士英憾彪佳適劉宗周劾士英阮大鋮謂彪佳同為之嗾其黨張孫振劾彪佳二心阻監國正位為潞王地彪佳不與辯祇疏辭定策功所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竟去我兵下江南貝勒以書幣聘宗周

及彪佳彪佳沈水而死死時別家人駕言應聘將渡江宿所搆山園夜開牖望南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幻形也今山川如故而人生已一世矣詰旦家人失彪佳所在見柳陌淺水露角巾曰是耶蓋入水端坐云後唐王稱號贈少傅兵部尚書謚忠敏

外史氏曰先生爲言官曾痛言賦稅徭役獄訟關梁之弊上是之而未行也及按蘇時則有定解額清隱租平漕兌革行館罝役田禁攤贓諸事皆實實裨民者與宗

周同講學同死難而大鋮但疑其同鄉同住丹陽遂為同惡不去之不快者何耶嗟乎南國之亡亡於馬阮也當時京師謗曰都督多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止愛錢皇帝但喫酒又有署士英之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為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宗道路之言如此欲國之不亡其可得哉甚矣小人之害國也

陸培王道焜合傳

陸培字鯤庭浙江仁和人生而倜儻負氣發憤讀書日

不盡數卷不止為文詞振筆風發光采爛然人皆歎其
華贍崇禎十三年成進士例當授行人需次南還益縱
覽古文奇書勤敏過諸生是時東南吳越間競尚文會
培自少好客長益喜自負與其兄弟收名文士日夜為
賢豪懽稱詩角藝一時號西陵體亦稍稍使酒任俠於
人有不可則瞋目叱曰若亟去毋汙我座及文詞氣誼
皦然深相結則折節身下之至急其困阸雖患難死生
不易也由是客過武林者莫不爭先願從陸氏兄弟遊

既而與王道焜遊東林聽講學翻然大悟曰原來吾生平所為皆聖賢所不屑也遂一意誠敬而軌於道培為人有篤性事父兄孝謹父卒於官培自江寧歸號慟搏顙齧臂血淋漓見者皆為之泣十七年三月賊陷京師北望哭累日絕意仕進已而福王立南都就選得行人明年奉使淮上未還而南京不守遂歸誓以死殉五月我兵下杭州時家人避地桐鳿山培跪白母曰兒人臣也不能卒事大人死不塞罪母嗚咽不能語所親為之

解曰行人無守土責如必不得已盡少待以觀變培仰天嘆曰主辱臣死陸生男子恐復須臾苟活耶初潞王尚在江東至六月聞潞王去海遽求死妻陳率家人晝夜伺守不得間乃徐徐改顏曰吾為老母泣留不得捐踵頂矣聞游兵且入山汝曹盡徙避之佯索酒滿引數卮言笑自若促陳徙去即上大牀自經死先一夕留書訣兄圻作絕命詩杭人士聞之無少長皆流涕年二十九時同死者錢塘王道焜字昭平聞變謂子舉人均曰

吾父子世受國恩不死北而死南晚矣亦自經死道焜故奇士父國柱同知兖州自免歸道焜舉天啟元年鄉試歷南雄同知崇禎末詔徵天下賢能吏將親試以不次用道焜名在選中吏部以郡丞無考選例題陞兵部職方主事道焜上書謂國家懸異格以待非常銓臣執故例而靳考選非陛下收羅賢豪至意得旨許俟考而甲申之難作號哭曰臣惟一死報國矣至是卒如其言杭人嘗與陸培並稱之唐王稱號閩中各贈以官培謚

忠節道焜謚節愍

外史氏曰兩先生以豪傑之材蘊聖賢之質使當日執政置之於有用之地其豈不能當一面乎惜乎竟以一死傳其名則亦可哀也已

張國維傳

張國維字玉笥東陽人少以理學自勵慕東林名走數千里來會講中天啟壬戌進士知廣東番禺縣屢擒巨盜以卓異擢刑科給事中遷禮部改太常少卿秦中流

賊起渡河轉戰蹂躪黄鳳滁泗間朝廷憂之遂命國維以僉都御史廵撫南直至則察視沿江形勢而安慶孤懸江北據陪京上游楚豫之盜往來窺伺時調徽寧及吳淞兵戍之而海寇復竊發國維乃募壯士議增馬步二千於是皖為重鎮又以羣盜出没擻濵江諸邑修城郭建敵樓為永久計治吳七載威惠大行每值旱蝗則請蠲請折抗疏入告而其大者尤在講求水利葢吳為澤國明初開修水利設有專官至宣德中周文襄忱為

巡撫拜土均糧凡坵塍之瀦注湖流者依重科畝澮之進退潮汐者減輕則其法尤為精密弘正以來屢命疏鑿自萬歷戊申後始漸廢弛農人竭蹶培壅收穫仍儉坐是民多艱食盜風日熾國維乘單舸遍探河渠悉為圖說凡三吳諸水之故道曾煩累朝廥畫者次第編訂他如臣僚章奏官司案牘莫不蒐採輯為三吳水利全書共計三十卷上於朝又疏請修治吳淞白茆於瀕江瀕湖瀕海之隘口築堤創閘以吐泄節宣之朝廷知國

維才乃以兵工二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督河道時天旱水竭國維徒跣暴烈日中禱於東嶽大雨如注河遂通流會大盜李青山起山左騷動有旨會勦而青山佯請內附國維單騎造賊營青山出不意大驚羅拜請死國維陰察賊徒欲餌我既還遂部署將吏疾馳之賊方置酒高會謂其下曰侍郎已墮吾術中矣畧不設備國維至青山就縛餘賊悉降捷奏賜金幣䕃一子錦衣而沂州王明及齊見龍張文宇等聚衆剽掠謀斷餉道國

維悉用計擒斬之東方遂寧十五年擢兵部尚書我兵已入關七日前上書稱疾弗允也國維視事乃論劾督師范志完巡撫總兵以下數十人又檄薊督趙光抃率諸將捍禦急調天下援師國維見內外交訌勢甚危急請馳軍前自効上以機務重不許而是時永城叛將劉超擁兵觀望擅屠御史魏景琦家表請入援廷議授超以保定總兵官國維獨抗言曰此賞奸也若羽翼已成又一曹闖矣乃屬巡撫王漢圖超謀泄漢爲超所殺國

維密授巡按蘇京方略與督鎮共除之且赦丁啟光斬叛自贖超卒伏誅方國維急調援師也劉澤清入援臨清失守御史蔣拱宸疏論之國維言都城告急天下入援者恐後若一方有事歸罪中樞必海內不舉勤王之甲而後可未幾國維請告上許之而言者以周延儒用范志完為縱敵上大怒緹騎逮訊併及國維下獄刑科孫承澤疏救國維次日上御文華殿出疏示内閣及刑部諸臣范景文力言國維素著勞績罪有可原科臣言

是上命以原官督浙直兵餉甫出而都城陷矣福王立南中以國維為京營尚書馬阮惡之以為東林黨人入蝗蝻錄中遂乞歸省母而南都失國維遂與方逢年熊汝霖孫嘉績鄭遵謙朱大典等迎魯藩於台州監國紹興國維為大學士督師江上適馬士英自南中奔至欲入朝國維知之首叅其誤國十大罪士英懼遂不敢入時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攝國維請合諸將尅期會戰十月我兵至方國安嚴陣當之國維率王國斌趙

天祥接應會天大風雨火砲弓矢不得發遂收兵而唐王已即位閩中頒詔至魯藩不悅下令欲返台州國維星馳至紹上疏唐王言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所當同心協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之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衆心奔散之日鳩集為勞若南拜正朔鞭長不及猝然有變脣亡齒寒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議始定然閩浙成水火矣浙東將士與我兵跨江相距

會閣中使陸清源齎勑犒師而是時馬士英阮大鋮同依方國安因唆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王罪國維聞之嘆曰禍在此矣國安旣斬閣使恐閩發兵又見杭州堅守不下遂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余煌兼兵部尚書代督師時我兵方屯北岸用火砲擊南營國安懼拔營走江上諸軍皆潰惟王之仁一旅獨全因具舟楫邀國維入海國維不得已乃率衆迎扈魯王我兵渡江國安士英謀挾魯王投降遣人守王會守者病王得脫傳命國

維遏防四邑遂遁入舟山而事不可為矣先是我兵破
會稽有貽書招國維者國維答以身為大臣誼在必死
惟乞全老母而已至破義烏衆勸入山國維曰誤天下
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我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
南向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有精靈常傍孝陵墳之
句從容赴園池死其子亦被戮
外史氏曰嗟乎當魯監國扼守浙東與閩聯絡亦足以
支吾也乃馬阮二賊唆斬閩使遂成水火卒不可支豈

二賊與朱明有不共戴之讐耶不然胡為必欲盡喪其土也先生之死重於九鼎矣二賊能無愧乎

詹兆恒傳

詹兆恒字月如永豐人崇禎四年進士授福寧甌寧知縣有惠政十一年行取考選南京廣西道御史十二年巡按蘇松常鎮諸郡法紀嚴肅吏民畏戴之十七年五月福王立金陵兆恒上疏言目前大計兵餉為急今北漕已漸入南而停泊江淮者尚衆運弁旗甲折乾盜賣

弊蠹不一而足宜急勅計臣將在淮者令督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令漕臣白抱一督之星夜押發銜尾入南除補給京軍月糧外尤宜立運登庾無久露泊江干以資寇糧從之未幾陞大理寺左寺丞時馬士英當國兆恒與給事中章正宸皆亢直敢言故悉從陞擢當時謂超之正所以遠之而兆恒强項如故也六月士英薦阮大鋮詔冠帶召見兆恒言自崔魏煽禍毒危宗社幸先帝入繼大統芟除內難慮奸人凶黨窺伺生心於是

欽定逆案頒行天下以首惡正兩觀之誅黨從列春秋之案凜如也然御極十有七年此輩日夜合謀思燃溺灰幸先帝神明内斷確不可移今梓宫夜雨一抔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讐恥未復悲痛常在聖心而忽召見阮大鋮還以冠帶使屢年欽案遽同棄土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乎疏奏命録逆案進覽於是兆恒繕寫成帙附疏入告而士英亦於是日進三朝要典矣七月奉命頒詔九月陞大理寺左少卿大鋮遂作

蝗蝻錄盡羅天下賢良指為東林惡黨而兆恒預焉兆恒遂屢疏引疾明年二月回籍我兵下福建兆恒起兵開化之嶺頭山兵敗戰死

外史氏曰阮賊與朱明何讐必欲盡芟其股肱之賢良者何耶嗟乎忠烈往矣子孫式微矣彼蒼既不佑矣而賊之子孫猶有垂紳食祿者天乎天乎是何心哉

陳龍正傳

陳龍正字惕龍浙江嘉善人少師事無錫高攀龍而與

同里魏大中同學天啟辛酉舉京闈第三人乙丑璫禍作大中首被逮送至錫山因謁攀龍證學累日初以文章經濟自負自中年後悔其無本一意反求身心遂悟關鍵在存誠而推行則在於愛人其所為皆有體有用之學年五十登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戊寅五月熒惑守心龍正上養和好生二疏規切時失六月進特簡揆職二疏中責輔臣以人事君之義大忤執政己卯十月彗星見詔求直言龍正上格心疏其略曰語云事

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皇上今日求言卹刑之誠是也何謂恒願皇上勿忘此求言卹刑之心是也蓋星變有時弭而直言無時不當受人命無時不可哀是心也豈僅覩彗星而動哉願皇上歲歲存之日日存之疏入上甚嘉之未幾立冬日大雷電雨雹龍正上請正郊期疏謂先王以至日閉關而後世以至日郊天於禮殊戾孔子對魯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夫冬至不恒遇辛則用辛必冬

至之月明矣云至日者則爲冬至之日云日至者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月也上特命閣臣會部議奏久之駁上辛不便應仍用至日乃再進郊期考辨疏御批數十言從容清閟閣部皆恚及三疏四疏上卒格不行龍正遂爲郊期浴應一書冀此禮明於後世更著東天民傳以見志庚辰奉命册封輝府因假歸壬午入都應詔陳言進生財平寇禦邊三疏俱蒙優旨又有嬰荒議投閣未進而輔臣黃景昉先述以告上一日舉姓名問他輔

至再無答者既而戶垣楊枝起䟽薦諸正人復及是議宜令繕本進呈旨下取覽龍正補䟽上之而終沮於部又著掌上錄言兼足公私申明宫府内乎外却四事而以格君心擇治人為本錄成晉江蔣德璟請覲而梓傳之癸未四月朝局稍轉進剖析偽學䟽十月聞闖逆破潼關為詞衣帶間云南箕静聽常依主北闕閒居也致身甲申正月調南京國子監丞三月抵家求題致仕五月初聞國變驚慟屢絶遂得疾七月南渡遷禮部祠祭

司員外龍正乞休再三始允乙酉六月南都潰得劉宗周殉節狀遂絶粒而死著有學言二十卷政書二十卷文錄二十卷因述二卷為幾亭全書行於世學者稱幾亭先生

外史氏曰先生為人内嚴毅而外忠厚者也觀其輯儒統說以為本朝學術自白沙傳金針於甘泉雜禪於儒其後諸家繁興立説彌肆殊為斯道懼今盡芟其悖道之語存其正論俾學者以為宗雖謂諸家皆醇儒正學

可也噫觀其絶粒而死與國偕亡則節烈又凜然千古矣

黄淳耀傳

黄淳耀字藴生嘉定人少力學為諸生即以名行自勵同縣侯峒曾無錫馬世奇皆鄉先生名知人一見淳耀嘆異折行輩與交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未授官而歸福王南渡求仕者爭趨南京淳耀獨不往或問其故應曰諸公多善予者往則必為所牢籠矣君子始進其可不以正耶訖不往淳耀體貌魁秀讀書尤潛心先儒性命

之說每置日歷有事必書其上以驗所養晚節尤多所自得嘗為書謝其鄉試房考官因自敘曰某寒淺下材自十有七歲而入膠庠今二十有一年矣蓋嘗求義理於六藝求事跡於諸史求萬物之情狀於騷賦詩歌求載道之體於漢唐宋數十家之文章編劃規模涵揉隱括放而之於詩若文之間竊謂古之立言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為也夫既有得於心矣雖有言可也如遷固荀揚韓歐之屬是也既有得於心而有言之者矣雖

無言可也如某家之叔度是也某比來刋華踐實玩思性命求東林程朱之道所以悟明其心而剛大其氣以庶幾古之因文見道者尋繹久之亦復超然有見於語言之外世儒舍性命而談事功舍事功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詖淫邪遁之害及於政事而不可救也某粗有識知其敢貿貿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之習自溺也哉我師下蘇州淳耀偕諸大家率縣民城守師既入城從容詣城西僧舍將死僧止之曰公未

仕可勿死也淳耀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內事耳遂自經死其弟諸生淵耀亦從死焉

外史氏曰文章功名不本於道德斷非真者先生之文章動一時矣若城亡不與之俱亡則檜嵩之辭藻讀者不恥之矣其死也重於泰山乎

徐石麒傳

徐石麒字寶摩一字虞求嘉興人其先有居青浦者因為青浦諸生幼羸秀多能長而沈冥於天文樂律兵陣

之書貢於鄉上計偕罷歸而同年生殤於途石麒為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以女妻其遺孤舉天啟二年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司節慎庫是時奄賢方用事勢張甚茍當其意即得美遷所以羅致石麒者至再石麒方嚴自處不少顧奄始不悅奄興三殿之役督責峻急帑藏不支石麒累疏願省浮費蘇積困奄格不行每牘請石麒必以令甲折之大忤其意大獄起楊左諸君子相繼瘐死坐贓累千石麒之師黄尊素亦在繫時支蔓鉤

連無不引避幸免而石麒獨首約同里為魏大中償所坐并為尊素上輸冀出之有盧偵事者以報奄奄益怒思所以中之會戚畹王昇矯領營葬金石麒疏發之下詔獄奄屬昇子造悖辭誣訐石麒詔并訊石麒條列昇父子罪狀甚著奄不能絀事得解然猶罷其官以歸崇禎誅大憝召用諸去國者石麒與焉補南祠部郎改吏部文選郎尋改考功主計典一二有大援負時望者屏黜不顧既而被黜者知其至公亦不敢怨也計事竣例

得叙勞擢京卿時相惡斥其私人持勿與久之遷尚寳卿轉應天府丞攝尹事時驛傳多凋敝而江東驛尤要衝馬戸之役最大馬戸者非富民即髙貲商官吏多以私嫌僉報産立破南都空虛多坐此石麒議以額役之錢官為募人牧馬悉罷僉報遂列十二條或移御史臺或上請著為令十一年春大司寇鄭三俊持法平以議侯恂獄不中失帝意下於理三俊海内耆德而帝方震怒不測百僚趦趄無敢言者石麒入賀元會因極言主

上嚴刑峻法上下不交漸成釡鬵故上天應之以災三
時不雨大可省懼且清直大臣以執法頌繫上累聖德疏
入人盡危之越三日帝御門畢忽召羣臣申飭大要以
非不知司寇清而清固人臣分內事安可自恃析律骫
法令念其老姑釋之故事未有於御門宣諭者帝所逮
治大臣未有六日即釋去者天下仰帝之明而嘆格君
之深也尋召拜左通政轉光祿卿帝銳意於治力崇節
儉有終身蔬布之諭而食監供具積習多浮汰謂帝王

家事大爲用書生屑屑較籌爲石麒勿顧也種奏冗食可罷省者以成君德寬國用帝悉嘉納之晉通政使先是帝尚綜覈兼採聽聞布衣上書者馳騁闕下叩銀臺門或獻策求用或有所攻訐往往得售其說倒置無等主者過之則噂喈反脣至挾持不可忍石麒計此輩非可以勢格也日進其譏說者就其封章句駁而字比之持之以理繩之以法使窮於辯而悔生焉於是告訐之風少息亡何遷少司寇攝御史臺署部事時胥索填滿

視事三月而出滯獄萬餘陳新甲爲樞部垂方誤國雖下吏多輿援猶揚揚自負石麒立傳爰書遂棄市海内快之晉大司寇時周延儒再當國頗能進一二舊德收物望然小人以非道進者不能拒也故君子亦不能安其位石麒爲納言及少司寇時相君時致款洽示接引石麒落落若勿知者及是時邊警方大嚴帝甚憤怒而外廷喜事者有江南北分黨及二十四氣之蜚語帝微知之因出中旨諭羣下毋結黨而給事中姜埰上言陛

下何所見而有此諭恐啟奸人窺伺端帝震怒而行人司副熊開元新從謫所來極論時政微及元輔帝意已移而難大臣各予杖下獄都御史劉宗周以廷諍譴去石麒上言宗周立朝無偽忠偽信之習陛下用而舍舍而復用宗周今老矣陛下斥去之欲再見此岩岩冷冷之老臣豈可得哉書上不省而以議坐開元採罪止配贖不足塞上意閒住歸里未幾聞寇逼畿甸痛哭竟夜為文檄同志起義兵悉吳越之甲北首赴難而鼎湖之

信至矣遂定繼嗣嫁二幼女悉遣姬媵圖爲國報仇而
福王監國尋稱號起爲右都御史旋晉冢宰是時中貴
人勳戚外鎮互相附麗政柄不一石麒條上七事忤權
貴意多格不行推登極恩進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然
知事不可爲遂謝病去既而我師入嘉興石麒方在鄉
募兵爲城守計信迫乃還曰吾大臣不可以野死時城
閉請縋之上老僕李成欲先登少僕徐錦年十五謂成
曰君老矣幸速歸鄉成怒曰童子何知謂我老耶俱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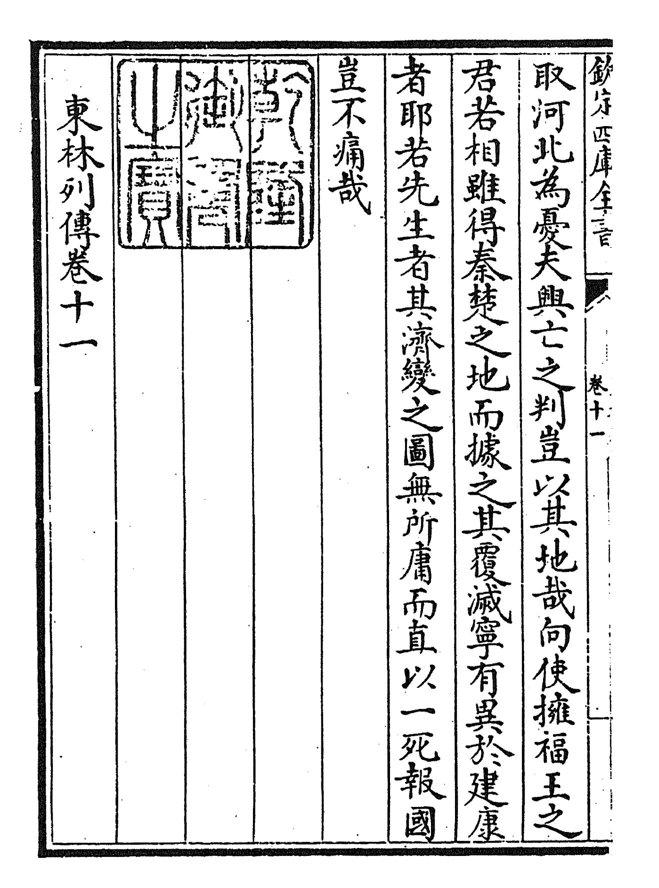
入城陷石麒自經繯寛不得斃顧老僕曰幸速成全我成痛哭不敢視錦慨然叩首於下者再起為主人緊繯遂絶因謂成曰主人今日死何為耶成泣告曰主人受朝廷大俸大禄今日國破君亡故以死報耳錦曰若是則我輩食主人食衣主人衣主人死我輩焉敢苟活耶遂解帶繫窻櫺而絶成大慟亦自經在鄉二僕祖敏李升聞之俱自經死時順治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也石麒為人忠誠正慤造次不二齊家以禮雖御僕亦知大義

焉時城內外百里無人跡嗣子爾穀間關百計凡二十餘日始得入城負其屍置櫕櫝中以出方溽暑顏色如生握手沒爪鬚髯怒張凜然有氣焉後一年爾穀以湖冦波及死於市妻孫氏聞爾穀死一女在抱棄之赴水死立而不仆一門之內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僕死義噫亦何可多得哉石麒博學强識條貫經史尤長於國家典制諸司掌故故贍於持論與人言移日不倦文章古雅淵茂章奏警健愷直而性樂易愛人下吏寒士才

行可錄而厄於無援者汲引不遺餘力然不以告人人有終身不知者故咸以為長者而其生平同德碩交惟都御史劉宗周大中丞祁彪佳左納言侯峒曾給事中吳麟徵考功郎夏允彝外此不多見皆與石麒相繼殉難即其取友可知已所著有可經堂集

外史氏曰崇禎之末先生被放里居聞廷議以南遷聚訟人皆非之先生曰若膠柱死守亦非臣子愛君父之道芶翠華南幸各鎮撫之兵騰勇奮發大臣勳衞半留

居守半充扈從以謀恢復亦不為無策也倘觀望狐疑至求遷不得尚忍言哉觀其說其亦濟變之一道歟宋李綱嘗議巡幸謂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當時亦未嘗膠柱於故常也特規度之地不同耳陳亮論與綱合而惜乎宋不能用也嗟乎崇禎時所謂關中襄陽之險既不可圖惟建康藉陪都之形勢以慰皇帝之憂勤創痛得人而用之天下事未必其不可為耳唐李翺云翺嘗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



取河北為憂夫興亡之判豈以其地哉向使擁福王之君若相雖得秦楚之地而據之其覆滅寧有異於建康者耶若先生者其濟變之圖無所庸而直以一死報國豈不痛哉

東林列傳卷十一